

母亲的 的 欺骗

ОБМА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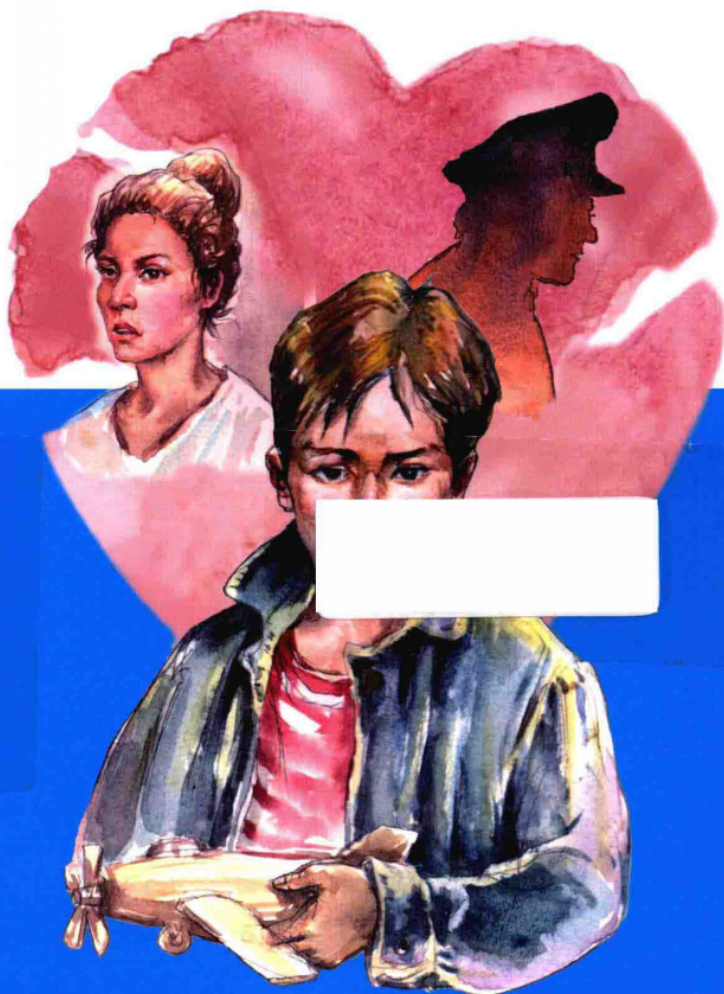
[俄] 阿·利哈诺夫/著

粟周熊/译

父母不幸的爱情与婚姻

给孩子带来能影响其一生的阴影和伤痛

利哈诺夫
作品集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母亲的欺骗

【俄】阿·利哈诺夫 著

栗周熊 译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登记号：黑版贸审字 08-2015-055 号

本作品通过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地址：100037，中国，北京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E-mail:wenzhuxie@126.com.）取得中文版全球翻译出版发行专有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亲的欺骗 /（俄罗斯）利哈诺夫著；粟周熊译
— 哈尔滨：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1
（利哈诺夫作品集）
ISBN 978-7-5319-4196-5

I. ①母… II. ①利… ②粟…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6617号

母亲的欺骗

MUQINDEQIPIAN

作 者：【俄】阿·利哈诺夫

译 者：粟周熊

项目总监：张立新

统筹策划：李春琦

责任编辑：李春琦

绘 画：阿·斯列普科夫

封面设计：张代华

图文设计：朱 宇

责任印制：姜奇巍 杨亚玲

出版发行：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8 号楼 150090）

网 址：www.lsbok.com.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980mm 1/16

印 张：11.75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19-4196-5

定 价：35.00 元



目录

第一章 橙黄色的飞机模型	1
第二章 蜜月旅行	37
第三章 亲人的情感	81
第四章 逃 跑	131

第一章 橙黄色的飞机模型

乐队奏起迎宾曲，音乐小组的号手们兴高采烈地鼓起绯红的腮帮。有人从侧面推了谢廖扎（谢尔盖的小名）一把，有人拍拍他的肩膀。他浑身燥热得冒汗，就是鼻尖不知为什么还凉冰冰的。他一跃而起，将浅色的头发一甩，径直向台上跑去。

谢廖扎从一排排座位前跑过，大家都看着他。为他而奏起的乐曲、雷鸣般的掌声和多层吊灯的耀眼光辉，使他深深陶醉，不禁飘飘然。他仿佛是向台上飞去，这一飞无止无境，悠悠荡荡……

后来他置身于耀眼的脚灯强光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知所措地捌换着脚步。大厅里人头攒动，群情激奋，他战战兢兢地望着，面前宛如一道无底深渊。他向主席台转过身去。

“头等奖，”主裁判末了宣布说，“授予创造绝对纪录的谢尔盖·沃罗比约夫。由苏联英雄、一级飞行员尤里·彼得罗维奇·多罗宁颁发奖品和珍贵的礼物——镌名手表一只。”

掌声像排炮似的响起来，高个子、大鼻子的多罗宁将粗大的手伸给谢廖扎，大声地说“祝贺你”，紧接着发给他一张又一张的奖状——有共青团组织给的青年人第一名和成年人第一名奖状，有绝对纪录和其他方面的奖状。谢廖扎每接过一张奖状，大厅里总要响起善意的欢笑声，

而当看到谢廖扎的两手都被奖状占满，多罗宁便直接将盛表的小盒子放入奖杯里时，大厅里的人们哈哈大笑起来。

多罗宁扬起一只手，大厅里随即静了下来。

“同学们！”多罗宁说，“这就是那架出色的飞机！”他把那架折断一只翅膀的橙黄色飞机模型高高擎起，这是谢廖扎的第一个胜利，是绝对的纪录。“这个模型是集体农庄庄员在离起飞点好几千米以外的树林里找到的。不过我不谈纪录问题。”他向谢廖扎转过身去，“我听说了，谢尔盖·沃罗比约夫想当飞行员。我相信，他会成为飞行员的，因为有志者事竟成嘛。我们欢庆谢廖扎第一回合的胜利。将来总有一天，他和你们都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向这些胜利进军吧！”

谢廖扎往回跑，大厅里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以庆祝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二

头脑都有些飘飘然了。

荣誉！啊哈，他可没料到啊，简直是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荣誉犹如雪崩、十二级飓风和倾盆大雨，突如其来地向他袭来。

不过说来也是，这算是什么荣誉？纯属偶然！因为那股看不见的向上急速升腾的气流，凑巧将他的飞机模型送达了高空，随后再像往明信片上贴邮票那样，使模型紧贴在镶着金边的朵朵浓密的白云之上！大功就此告成了！油耗尽了，马达停止了转动，这些都不可怕了……总之，这就像中彩一样。荣誉一般不是这样得来的，只有当你本人有所建树，那才谈得上荣誉……比如说，如果能在飞机模型里装上遥控装置，通过无线电操控，哪怕能使它飞离地面，那就大不一样了。可在这里……人

们一转轮盘，把票打开——公民，给您手表和奖杯吧，还有一摞奖状。

“叫我看，你已经在翘尾巴，”加莉亚说，“在卖弄自己了！”

她走在谢廖扎的前面，他把她看得清清楚楚——一条黑黝黝的辫子搭在肩头。而等加莉亚向他回转身来，谢廖扎又难为情了，赶紧把目光避开。

“武士道的语言！”他笑，“你知道不，我们在每个模型上都贴了一张小标签，请拾到该模型的人给我们送回。不过我打赌，谁也没想过这标签会起作用。”

“那真是你们贴的呀？”她不相信。

“这是规定。”谢廖扎说。

他从各个方面仔细地看了看自己这架露了这么一手的橙黄色飞机，心里着实惊奇，不敢相信。

当模型进入云端，按规定，运动飞机就得起飞。运动飞机应该一直跟踪模型，直到模型从视野中消失为止。谢廖扎非常难过，因为他退出了比赛。可过了一个星期，一位卡车司机把橙黄色的模型送来了。他说，这飞机模型是一个村苏维埃交给他的，还提了一下这个遥远村庄的名字。

此时此刻，谢廖扎拿着他那只折断了一只翅膀的“大鸟”，正诧异地端详着。

“这个多罗宁真不简单！”谢廖扎赞叹说，“不简单啊！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撞击过敌人的飞机！”

“说来说去，你的多罗宁，”加莉亚争辩说，“也没有当演员的多罗宁娜名气大。你这人简直令人可笑！时代不同啦！”

谢廖扎私下里也同意——时代是不同了。因为这位多罗宁英雄驾驶的是“玉米棒子”——波-2（苏联卫国战争中使用的一种轻型夜袭低飞教练机），一种双翼飞机。曾经，多罗宁驾驶它撞击过德国鬼子的飞机！

现在谢廖扎和加莉亚争论道：

“就假定是这样吧！就假定一切都是相对的吧！不过可不能这样抬杠！因为我会回敬你说，你的多罗宁娜比起加加林来又望尘莫及了。”

“等你老了，”加莉亚满心欢喜地瞧着谢廖扎，“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当然喽，还会当个技术维护员！”

“没错儿，”谢廖扎并不否认，“对研究航空技术的人来说，只受过文科教育是不够的。”

他向加莉亚点点头，喜滋滋地看着她拐弯走了。加莉亚回转身来，也冲着他微微一笑，使他心里充满恬适和欢欣。

三

谢廖扎一进屋子，马上被自制乐器奏出的声音震得耳朵发聋。

“特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特噜——噜——呜——呜——呜！”

妈妈把一本杂志卷起来吹，奥列格·安德烈耶维奇弹拨梳子，尼娜阿姨用汤勺敲碟子。

浆洗过的桌布，大肚子酒瓶上的金色瓶塞，晃得谢廖扎睁不开眼。

“那么，”奥列格·安德烈耶维奇说，“我宣布庆祝宴会现在开始！”他穿着一身警察制服，肩章上缀着少校星花。

谢廖扎把自己那架出类拔萃的飞机模型放在地板上，客人们争看奖状、手表和奖杯。

“为了你的成就，”奥列格·安德烈耶维奇说，“为了我们的冠军！”

瓶塞子猛地打到天花板上，香槟酒欢畅地从长颈瓶里冒出来。也给谢廖扎斟了，就那么一小点儿，刚好盖过杯底。谢廖扎津津有味地抿

了一小口这种啾啾响着的、味道好像煮水果似的清凉饮料，给平生的第一只手表上满弦，戴好，找奥列格·安德烈耶维奇对了对时间，然后打开收音机——到时候了。

谢廖扎对这些奇迹还百思不得其解。

瞧，妈妈就坐在他身旁和尼娜阿姨聊天，她将烟卷儿捏得松软一些，夹在手指间转了转，可同时她的声音又从无线电广播里发出。

广播里说的是农庄的事，说那里正在收割庄稼，表扬了先进；说的是工厂的情况，说工厂的人和事；或者读一篇配乐短篇小说。谢廖扎最喜欢听读小说和诗朗诵。妈妈读小说和朗诵诗都别有风格，从容不迫，抑扬顿挫，像演员一样。

谢廖扎看不出妈妈和演员之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演员是在台上表演，而妈妈通过无线电播音。一个播音员有哪一点不如演员呢？没有。夏天的时候，妈妈休假去了，各种类型的演员都来顶过她的角儿。妈妈说她们这是“挣外快”。她们可比妈妈差多了。比如说，她们播送关于土豆生产的新闻时，简直就跟朗诵一个样，像是刚从业余文艺小组出来似的，而且声调也是那么咿咿呀呀的。

妈妈就完全不同了。

别看她现在在家和尼娜阿姨说话声音有些沙哑，甚至语言也有些粗俗，可一上广播就大不一样，是那樣的动听、有力。用尼娜阿姨的话来说，有“强烈的对比度”。

尼娜阿姨向来对妈妈的评价都很高，说她是真正的天才，说她完全可以和莫斯科的那些播音员媲美，还说妈妈如果是在莫斯科，早就获得功勋演员的称号了（播音员也授予这种称号的）。

对此妈妈总是朝尼娜阿姨摆手。

“就我这个丑八怪！”她说。妈妈说话一般不大讲究，但她说粗话

总是有原因的，粗话跟她很不相称，她可不是那种人。她要是一个人和谢廖扎在一起的时候，用的完全是另一种语言，又动听又和蔼可亲的语言。可现在听她又重复了一遍：“就我这个丑八怪！”

“这跟长相有什么关系呢！”尼娜阿姨有些不耐烦了，“俗话不是说‘迎客看穿衣，送客看本事’。”

“我有什么本事！”妈妈表示异议。

“你呀，比美还美，比有本事还有本事。”尼娜阿姨回答说，“你有一副天生的金嗓子，这可不是白捡的。”

谢廖扎跳起来，奔向收音机，把按钮开到最大音量。他瞧了一眼镜子，看见自己高兴得眼放异彩、喜气洋洋。他想表示一下对尼娜阿姨意见的支持，想让大家看看他妈妈多有天赋，便对客人们说：

“我们来听听妈妈的朗诵吧！”

谢廖扎估计妈妈又会说出些粗话来，挖苦挖苦自己，但她却不吱声，只是狐疑地冷笑。而在无线电里，她在叙述农庄庄员的事，描绘他们在田间的劳动。乐曲声从妈妈的声音中飘然而出，开始声音很轻，后来变得很响，然后又再度变得很轻。喇叭里咔嚓响了一声。谢廖扎期待地看着奥列格·安德烈耶维奇，又看看尼娜阿姨。他们马上就会对妈妈交口称誉的，但是他们却保持缄默。

“亏你还说什么天赋呢！”妈妈笑了，“我们这些人都有天赋。”说完，她突然发火了，甚至跳了起来，“难道这些东西是靠天赋能够读得来的吗？实在是没有法子！你说呀，这你也都是明白的！”

妈妈冲着尼娜阿姨嚷嚷，似乎对她有所责备似的，而谢廖扎手足无措地直眨眼睛，他可是好心好意啊。

“不过，阿妮娅（安娜的小名），”尼娜阿姨审慎地回答，“你比我更明白，一篇好东西由有天赋的播音员来广播是轻而易举的事，难道

不是这样吗？可要播好那些例行公事的东西，谈何容易。”

四

妈妈一边抽着烟卷儿，一边思想高度集中地思考问题，然后说：

“好啦，我们喝酒！”

她往各个杯里斟酒，擎起自己的酒杯，对奥列格·安德烈耶维奇说：

“可以吗，我来祝酒？”

“可以！”

“只是，我的祝酒词是我们这些娘儿们的，你可别见怪。”妈妈说，“不过，也不是和你们男人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我们要没有你们男人，就成了……”

她沉吟片刻。谢廖扎看着妈妈：真有意思，她要说什么呢？说自己？说天赋？还是说尼娜阿姨？

“这样吧，”妈妈眼睛盯着尼娜阿姨说，“咱俩喝下这杯酒既不是为了天赋，不是为了美不美，也不是为了本事，而是为了女人的幸福。你明白吗？为了你，宁卡（尼娜的昵称），因为你很幸福。也为我自己，因为幸福不属于我……不过，它会属于我的！”

谢廖扎看得出来，妈妈有些喝多了，他开始怔怔地看着她，让她发现他在盯着自己，明白过来，不再胡说下去……妈妈总是能与他会意的，甚至无需启齿讲话。可现在她没理会谢廖扎。

“我别无所求，尼娜，只要房子，要丈夫和孩子。”

妈妈的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谢廖扎再也抑制不住，走上前去，从后面搂住她的肩头。

妈妈一哆嗦，抹去眼泪，喝了一口酒，抓住谢廖扎的一只手，把他

拉到自己跟前，看着他的眼睛。

“谢尔贡卡（谢尔盖的昵称），我给你公开一个秘密，”妈妈说，接着突然改用恳求的口吻，“如果可以的话，请你谅解我吧。”

“你说什么呀，妈妈，你说什么呀？”谢廖扎喃喃道，还以为她是酒后神志不清，说起胡话来了。

“我好久都没说，不敢说，而且也许就不说了，不过现在有尼娜在这里，有奥列格·安德烈耶维奇，就不那么害怕……”说着，宛如一声晴天霹雳，“我不久就要嫁人了，谢尔贡卡。”

“嫁给谁？”他下意识地问。

“嫁给尼柯季姆，”妈妈说，马上又做出纠正，“嫁给尼柯季姆·米哈依洛维奇。他就要回来了。”

“毕业啦？”尼娜阿姨问。

“毕业了，”妈妈说，“这两天就回来。”

奥列格·安德烈耶维奇像忙什么似的，往各个杯里都斟上了酒，把自己的杯子举起来：

“那好哇，为您，安娜·彼得罗夫娜，干杯！”

“为你，安努什卡（安娜的另一个小名），干杯。”尼娜阿姨从椅子上跳起来，走近妈妈，搂住她，两人禁不住热泪直淌。

门吱嘎一响，从门缝里首先进来一辆浅蓝色的小玩具卡车，接着进来一只红色凉鞋，最后才看见尼娜阿姨的儿子柯季卡。

“爸爸，”他直截了当地对奥列格·安德烈耶维奇说，“轮船在北方的海里航行可真危险，那里有冰块。”

“什么，什么？”

“就是那些冰堆成的山。”

“是冰山吧？”

“对喽，是冰块。”

大家都笑了。谢廖扎也笑了，然后拎起开水壶到厨房去了。

厨房有一扇门通往户外。女邻居在弹簧很紧的门上牢牢地贴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的内容谢廖扎都能倒背如流：“敬清（请）各位公民进出门不要甩得砰砰响，要不我的脑袋会炸开，脑浆会迸出。”

他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毫不理会周围的动静，合着脚步的节拍私下里一直反复地连同语误默念着：

“敬清各位公民……要不我的脑袋会炸开……脑浆会迸出。”

这一个个字在太阳穴里引起隐隐约约的反响……

五

当一个人不知要往哪里去的时候，就只好听任两条腿的摆布了。

在离美食店大楼不远的地方，就在美食店的院子里，高高地堆着一垛垛胶木板木箱。谢廖扎有一次曾来过这里，给飞机模型找材料，箱子上的板条对他很适用。

木箱堆成一堵堵高墙，有的地方就形成了狭窄的通道。大人通不过，小孩子却能钻来钻去。

谢廖扎侧着身子沿着通道往前蹭，找到了一个宽一点儿的地方，在一个木箱边上别别扭扭地坐下来。

他仰起头，向上望去。

从木箱之间的缝隙里，能看见一线瓦蓝瓦蓝的天空。天空飘过一朵有如烟霭般淡淡的云彩，是卷层云，上地理课时老师曾经讲过。

谢廖扎仰望天空，心里想着云彩。不过，想着云彩的好像全然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也是谢廖扎，不过是另外一个谢廖扎。真正的谢廖扎

倒是在默然无语，真正的谢廖扎仿佛在犯傻，什么也不愿去想，虽说想还是应该的，应该想啊。

一个谢廖扎往上望着，通过木箱间的缝隙仰望天空；另一个谢廖扎盯着地面，全身都在疼，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在隐隐作痛。

尼柯季姆！妈妈真没有必要来纠正这么一下子，不应该叫他尼柯季姆·米哈依洛维奇，叫尼柯季姆就得了。一个人只有得到别人的尊重时，才叫他的父称。谢廖扎对尼柯季姆就是直呼其名，当然是在私下里。不过，私下里对一个人怎么个叫法，这才是主要的啊。

也许，谢廖扎不该这么对待他；也许，他根本就不是个坏人。谢廖扎就只见过他一面，莫非见那么一面就能对一个人做出评价，而且是对一个大人？再说，要不是妈妈，谢廖扎可能对他还不错哩。

就见了那么一次面，就在那次尼柯季姆到他们家来做客。和谢廖扎认识以后，妈妈便把他的照片插在镜子角上。

那时候谢廖扎就全明白了，那时候他就对妈妈说：

“我们干吗要这个尼柯季姆呀？”

妈妈面带愧色地看了谢廖扎一眼，走到他跟前，搂住他的肩膀，瞧着他的眼睛像对一个大人那么回答说：

“你得有个父亲！”

“你怎么啦？”谢廖扎当时惊慌得失声叫起来，“我有父亲呀！”

父亲啊！他要活在世上就好了！

谢廖扎时常梦见父亲。有时他头戴密封盔，身着带波形袖口的航空服，俨若一位宇航员（谢廖扎从《星火》杂志上把画有这种飞行员的图片剪下来，挂在自己床头边的墙上）；有时他就坐在桌旁，身着白衬衫，像契卡洛夫那样咧着大嘴笑（谢廖扎床头边的墙上也挂着这么一张照片）；而有时他就像尤里·加加林那样，人们托着他高高抛起来。父亲穿一身



带少校肩章的飞行员制服，一只手还抓住带帽徽的制帽，免得帽子掉下来。

父亲在不出声地说着什么，或者干脆就不吱声，而且谢廖扎还发现了：如果他梦见父亲，就意味着他在某一方面要走红运，在学校或小组里，要不就是情绪一定会很好。

就有一点他觉得不好理解——他梦中的父亲经常不是一个，老是变换着面孔。不过谢廖扎对此也习以为常了。他就知道，如果梦见的是飞行员，那就是父亲无疑。至于面孔如何，这一点无关紧要。这也很好解释：谢廖扎从未见过父亲，他还未出世的时候，父亲就牺牲了。

父亲曾经是个试飞员。那时候他们住在一座小城市里，也可以说是住在一个小镇上。小镇属于一家飞机制造厂，父亲负责战斗机的试飞工作。

有一次他去上班，离家时吻别了母亲，像往常那样向她挥了挥手。妈妈也像往常那样坐在窗前远望翱翔的飞机，她觉得在所有的飞机上都有父亲。那天有三架飞机试飞。它们像一个个带小尾巴的三角形，是种飞行中的几何图形。或者说，像一种叫缸的海鱼。妈妈看着这一个个三角形在天空中飞翔。后来有一个三角形栽下来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下坠落，最后栽到地上。妈妈说，当时天空猛一下子变得通红，血红血红的。

她来不及换衣服，甚至来不及收拾细软，坐上车就走了——到车站搭上一列过路的火车。后来妈妈坐马车来到外婆居住的乡下，刚到家门口，他谢廖扎就降生了。

谢廖扎早出生了整整两个月，他本应该跟在父亲后面死去，可妈妈和外婆把他的小命儿给救了。

每当妈妈说起她们是怎样救他的小命儿的，谢廖扎总被逗得忍不住笑。她们救他的方式还挺好玩，在炉子下面生起小火，将谢廖扎放在里面，

他就这样在炉子里待了两个月。

他没见过父亲，父亲也没见过他。谢廖扎的生命开始之日，也就是父亲的生命终结之时。

这就是为什么闯入他梦中的父亲面容不一的原因。

谢廖扎向远处望。他不止一次发现：太阳下山了，户外暮霭降临，可天空仍如同白昼，云彩仍像白昼那样闪光，天空和云彩比大地要黑得晚一些。

大地用自身遮住了太阳，但并不能做到一劳永逸。等明天早晨一到，天地又将变得通亮通亮。

谢廖扎吸进一口清凉的空气，委屈之情像风一样吹走了。

他拎起茶壶，站起来，该走了，回家找妈妈去。

他想象着妈妈正在满街跑，到处找那些认识的小孩，问他们看见谢廖扎没有，急得出了一身冷汗。他想象着她那张长着一个翘鼻子和像在太阳底下被晒褪了色的眉毛的面孔，想象着她那双吓得睁圆了的眼睛。倘若有人知道他的母亲是多么爱他就好了。他又是多么爱她啊。没有父亲，虽说是很痛苦，但还可以生活下去，可要没有了妈妈，那就不可想象了。没有妈妈他就活不下去！

谢廖扎起身便往回跑，沿着胶合板木箱垛之间的狭窄通道往回跑，突然感到一阵疼痛。一颗从木箱上冒出来的锋利的小铁钉在腕关节部位拉了一个口子，疼痛又使他回到现实中来。尼柯季姆！

尼柯季姆像是用这个小铁钉使人想起了他。

六

妈妈在家，在一个盆里洗碗碟，她稍稍低着头，眯缝着一只眼睛，